



冰心全集

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巡洋舰的副舰长，
古语说水先生，他记得巡洋舰“海圻”号
一艘，在“海圻”、“海筹”、“海琛”、“海容”
四艘舰上，他都跟着父亲上去过。他谈过海
“海圻”的副舰长曾破关横渡，航速很
上，他是一个大忌口，巡洋舰是快
都曾经这样航行过几天，因此航速一乘
过千，任在土通心岛午星。连昌弄里
的明一匹，我靠不知道了，但是由花
格亦很上你疾时故事，例如和写看一
海圻计里面的一些，我都是白品弄是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4

冰 心 全 集

第 四 卷

(1950—1957 年)

卓 如 编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

冰心(前排右二)1953年在印度大使馆的招待会上



冰心为采访的儿童们讲故事



中印友好协会访问团在印度



冰心(左二)访问印度时，与印度
妇女合影



1955年，冰心在日本



1955年8月，冰心(二排中)参加中国代表团到日本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，前为廖承志，第三排左为赵朴初，摄于东京羽田机场。

目 录

1950 年

从破旧的信说起

——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(3)

1951 年

诗人与政治 (7)

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

——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 (24)

1953 年

归来以后 (29)

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(31)

1954 年

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(37)

印度之行 (41)

我得了一条红领巾 (62)

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 (66)

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 (69)

《冰心小说散文选集》自序 (72)

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	(73)
友谊的展览	(79)
伟大的保证,伟大的关怀.....	(81)
《印度童话集》.....	[印度]穆·拉·安纳德著(85)

1955 年

我看了《一个女人的新生活》.....	(137)
《吉檀迦利》	[印度]泰戈尔著(141)
我控诉	
——看了日本电影《混血儿》以后	(187)
印度重游记.....	(191)
好妈妈.....	(197)
一人一篇.....	(202)
访日观感.....	(206)
广岛——控诉的城市.....	(211)
值得同情的遭遇	
——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观后	(218)
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.....	(221)
日本纪行.....	(223)
《广岛姑娘》.....	(235)
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.....	(239)

1956 年

陶奇的暑期日记.....	(245)
一个母亲的建议.....	(318)
“一位专家,几万儿童”	(323)
还乡杂记.....	(328)

《喀布尔人》	[印度]泰戈尔著(356)
《弃绝》	[印度]泰戈尔著(365)
《素芭》	[印度]泰戈尔著(373)
《许愿的夜晚》	[印度]安利塔·波利坦著(379)
《我写歌》	[印度]安利塔·波利坦著(381)
《一封信》	[印度]安利塔·波利坦著(383)
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	(385)
一个埃及的引水员	(388)
勇敢地向前吧,埃及的兄弟姐妹们	(390)
《先知》前记	(393)

1957 年

小桔灯	(397)
一个渔村女教师	
——介绍日本小说《二十四颗眼珠》	(400)
1956 年《儿童文学选》序言	(405)
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	(412)
观舞记	
——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	(415)
别踩了这朵花	(418)
试谈短篇小说	(420)
西郊短简	(421)
从“到此一游”说起	(425)
我们拜访了火星	(428)
《泰戈尔诗选》	[印度]泰戈尔著(430)
我的秘密	(538)
《萨·奈都诗选》	[印度]萨洛季妮·奈都著(543)

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·····	(554)
莫斯科的上空·····	(557)
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·····	(560)
第二颗人造卫星·····	(562)
“面人郎”访问记·····	(564)
向埃及人民致敬·····	(570)

1950 年



从破旧的信说起

——在东京大学讲台上

我从幼年时候起就知道著名的“红门”了。——这“红门”日语叫“赤门”。亲戚或长辈中来过日本和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人们，都是夸耀自己的“红门”出身的，可见东京帝国大学的地位——它已在外国人中有相当高的评价了。

我自己在四年前就到过东京，首先参观的是东大。那郁郁葱葱的林阴道，庄严古雅的校舍，那许多往来的学生，都使我心中不觉涌出兴奋而愉快的感情。

前年夏，应东大中国文学科的聘请讲学，我感到荣幸。今春又再次被邀请来讲学。我不止是最早来的外国女性，而且也是最初在东大讲学的外国妇女，这更使我感到兴奋。

我从事教学有二十多年了。对我来说，最令人愉快、令人激奋的，莫过于接触男女青年。过去的同事和我这样说：

“我们教师过去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，那时也不可能。但是今后，我们应当努力引导学生的思想走向正确的方向。”

我记住了这句名言。在过去二十年的经验中，学生们给予我无数的激励，无数的劝勉和无数的批评，他们是那样的热情，那样的严谨，那样的坦率和天真。这给了我勇气，使我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他们希望我不要停止，不要后退。特别在抗战期间，学生们对我的照料和关怀，给我以无限的鼓励和鞭策。记得一九三九年（或一九四〇年）春，在华北的广播中说我故去了，据说日本报纸也登载了。

这样的消息。在此三四个月之后，我的丈夫吴文藻收到了在华北打游击的一位学生的信。这信不知经过了几个月，通过了几个战区，才辗转送来的，当拿到信时，已破旧不堪了。

这信中写道：

“在战地，有位外国记者送我一本‘幻想评论’，其中记载有谢先生故去的新闻，我们无限悲伤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谢先生喜欢穿蓝布衣服，谢先生的那温柔的笑脸……谢先生一直是主张民主、拥护民主的，现在我们正需要建设最民主的时候，她却突然离开我们去世了，我们怎能不悲痛呢！我们希望与您和您的孩子们一起，为完成谢先生未完成的大业而努力……”

这封信使我感动，使我伤心！我多次地流下了热泪。以后这个学生在华北战场上壮烈地牺牲了；而我仍留在人间。但他对我所怀的印象和深挚之情，却长久留在我的心里。我该如何去努力呢！

我在东大的教室和校园里，看到这儿的学生的脸上的表情和眼睛里的神情，和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。同样是朴素的服装，饱满的热情，追求知识的眼神，敏捷天真的动作；同样地激发了我。遗憾的是因我没有学过日语，不能随意畅谈。我对日本一切的理解，实在肤泛浅薄。如果我能和学生们随意畅谈，我相信能有更多的东西贡献于诸位面前。亚洲的和平和民主，是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，中日两国国民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与合作。

我们追悔过去沉痛的教训，需要重新展望未来！东大的学生们以我做为“红门”的客人接待，我希望在得到互相理解、共同合作的良机中不断前进！

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东京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东大学生新闻》1950年10月26日。）

1951 年



诗人与政治

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记载着为数众多的诗人，今天，我想从中选出代表着不同时代的五位诗人介绍给大家。

说到诗人，人们总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的人。然而，所谓诗人并非特殊的人，你们大家都可能成为诗人。按西方人的解释，诗人必须是天才，而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“天才”这个神秘措辞的。在中国，常用“聪明”来代替“天才”这个词。所谓“聪”是指耳朵灵，“明”是指眼睛好。诗人与他人相比，耳朵更灵一些——人所未闻的他能听到；眼睛更好一些——人所未见的他能看见。在座的诸位都是耳聪目明的，若是经过训练，是一定能成为诗人的。

要想成为诗人应具备三个条件。其一是神经敏锐，能清晰地发现事物和明辨道理；其二是观察深刻，能感受到普通人不能感受的事物；其三，应具备精细描绘感受到的事物的能力。有了这三个条件，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也能写出诗来的。

我认为从前我们东方人对诗人抱有错误的理解，以为诗人是超越政治的。然而，事实上政治却支配着诗人的整个环境，不仅我们的生活要涉及政治，而且诗人的作品也不可能超出政治的范围。因此，今天特以“诗人与政治”这一题目为中心给大家谈一谈，或者说谈谈政治给诗人以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。

首先谈谈屈原。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（公元前三四〇——二七八年），是中国最早的诗人之一。现在，中国有“诗人之日”这种